

# 首批中国新冠疫苗运抵匈牙利

新华社布达佩斯 2 月 16 日电（记者 袁亮）中国出口匈牙利的首批新冠疫苗 16 日运抵匈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国务秘书门采尔·陶马什和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齐大愚到机场迎接。

疫苗抵匈是两国抗疫合作的重要成果，体现出双边友好关系的高水平。感谢中方在匈抗疫行动中及时提供的宝贵支持和帮助，相信中国疫苗将帮助匈方挽救更多生命，加快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

来，中匈两国和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共同树立了团结合作抗击疫情的典范。中国出口匈牙利的首批新冠疫苗今天正式交付匈方，这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重大宣示的具体举措，体现了双方将疫苗合

作打造为中匈抗疫合作升级版的共同意愿。匈牙利首席医疗官米勒·塞西莉亚 1 月 29 日宣布，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已获准在匈牙利使用。匈牙利政府随后宣布，已与中国国药集团签署购买疫苗的协议。

## 美暴雪低温天气致 23 人死亡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6 日电（记者 邓仙来 徐剑梅）截至美东时间 16 日晚，连日侵袭全美多州的暴雪低温天气已造成至少 23 人死亡，数百万家庭和商户停电，疫苗接种和分发进度放缓。综合美媒报道，引发人员伤亡的原因包括龙卷风吹袭、生火取暖引发火灾、交通事故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下一轮暴风雪将于未来两天先后波及美国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多州，受影响人口约 1.15 亿。此外，极端天气导致诊所关门、航

班延误及高速公路结冰，新冠疫苗接种及分发进度放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新闻发言人贾丝明·里德 16 日说，由于暴风雪将继续影响疫苗分发枢纽所在地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和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全美范围内疫苗分发预计在未来数天出现“大规模迟滞”。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就极端天气导致的灾害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肯塔基州等美国中部及南部 7 州州长通电话，承诺从联邦层面向相关地区提供援助。

## 5 年增加 43 个 全国颁证运输机场达 241 个



这是 1 月 22 日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拍摄的参加试飞仪式的客机。自当日起，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始真机试飞，这标志着该机场向着投运通航迈进了关键一步。

新华社发

### （接上期） 三、大雪纷飞的长夜 二十朵花 “学生兵”唐大

唐大，男，本名唐新运，蒙古族，新疆奇台人，籍贯甘肃民勤县，1974 年 11 月出生。1993 年念高中时勤工俭学拾棉花，现为新疆知名散文家。

我没有中断唐大的讲述。国道上路广车稀，荧黄的车灯里，白雪诗意地飘飞，这般迷人的意境，这般美漫的长路，正适合某个故事的滋生或苏醒，况且，眼前这个驾驶故事的人，还是一位相当纯熟的作家呢。我下意识地摸出笔与本，摁开手机屏照明，如一个忠实的拾棉工，做好拾花前的准备。

唐大说：“那是 1993 年的秋季，差不多正是这个时候吧。那几年由于新疆棉花种植量越来越大，拾棉工相应的比较少。眼见得，棉花开得满地流，落在地上无人拾，政府只好号召全体中学生拾棉花勤工俭学。那年，我正在奇台二高上高三，正准备高考冲刺，还是冲到了棉花地，来到了玛纳斯县六户地。”

哦，我这才清楚要去的详细地点，是玛纳斯县六户地。唐作家和我，两个极易陷入思维混乱的文人（至少我是混乱的），至此才步调一致。

我问：“你们奇台县没种棉花吗？要跑到别县去支援。”

“哪有。”他语速有些加快：“我们奇台盛产小麦和油菜，是全国粮食生产重点县。

还种药材，西红花，新疆红花。我们那儿无霜期特别短，不适合种棉花。在去任叔家之前，我一次都不曾见过棉花。有些事情就那么奇怪。”

我也奇怪着：“那么多学生，你们是怎么去的呢？”

他说：“学校包租的大轿子车。记得我们班是下午九点多从学校出发，从奇台县到昌吉市 245 公里，从昌吉市到玛纳斯是 100 公里，路途将近 340 公里。那时的路很不好走，都是二级公路，坑坑洼洼，哪像现在这高速公路，既宽阔又平坦。”

雪花前仆后继扑打着前玻璃，唐大翘起下巴给它们打招呼，动作萌哒哒。黑油的路面没存下积雪，像一面刚刚撒薪的鏊子，地表的温度未减。

“记得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一夜，一个男同学拉肚子，肚子疼得不得了，司机为了赶时间中途不停车。那夜，男同学的痛苦和尴尬，足够他幽暗一辈子。”

“说实话，”他侧目瞅了一眼小媳妇儿，继续说：“我在那夜却暗生出诸多美好的情愫，我暗恋的一个女生，恰好坐在我旁边。在学校不敢跟她说话，在这里她离我这么近，近得让我有些小兴奋。”

听到这，我替唐大偷看一眼小媳妇儿，担心他一度沉浸的小兴奋，会带给媳妇不愉快。事实上是我俗气了，人家小媳妇儿非但没妒意，还欣赏似地扶了老公一下肩，反衬出我的小气了。

“在新疆，凡事都要往大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处想。”我忠告自个这么一句话，并把它坚实地记录在本子上。

“我兴奋得一夜没睡稳，天亮时醒来，发现自个儿的脑袋正枕在她的胳膊上。哎呀，那感觉！我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

唐大作家深情地品咂一阵子，看样子他真想作首诗。

“你是怎么被分到任叔叔家的呢？”我打散了他的诗性。

他很快又陷入回忆：“我们被集体拉到村公所，农户早在那儿等着了。老师让我们排好队，农户就上来挑人了。看到懂精明的、壮实的，就上前拉出来，那情景很像在市场上挑牲口，只是没掰开嘴巴看牙口。老师却让学生强弱搭配，男女均分。于是，我们两男两女，就来到了任叔叔家。”

“那个女生呢？”我问。

“她分到邻近的一个队里了，不太远。后来，我忍不住跑过去看她，趁下雨天休息时去的。第二年我考上大学走了，她上了一所职业大学。几年后再见面时，她已随丈夫在深圳安家了，我也在工作上小有成就。她当时看我的眼神，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自得和炫耀。那一刻，我在失望中空洞。她已完全遁去了当年在棉田里的纯净和美好。”

“不讲她了！”他似乎吐出一口长气。

我提示他说：“那你就讲拾棉花吧。”

“我们四个人被一辆拖拉机拉到任二超家，听他们

都讲河南话，才知道他们是河南周口人。任叔叔和我爸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他叔叔，叫他爱人阿姨。吃了阿姨做的早饭，我们就下地干活了，几乎一刻也没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棉花，满田满眼都是白棉花，开成小碗大，有的开过头儿，直接躺落在地上，等着我把它拾起来。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为啥不叫‘揪棉花’。我在奇台家里，每年都下地揪红花，它和棉花一样开在枝头上，可是红花更难揪，叶子上有刺儿。这里的棉朵大都开熟了，手指一碰就掉了，我这才明白河南任叔叔为啥叫‘拾棉花’，有的地方叫‘摘’和‘采’，细咂摸，还是‘拾’最确切。”

我说：“对！我们河南拾棉工姐妹，称拾棉花为‘拾钱哩’，更简单直白。你那时每天能拾多少钱？”

“当时学校有规定，每人每天要拾到 50 斤，每公斤给五毛钱。我每天超额完成任务。第一天最难熬，上午大太阳一晒，再加上一夜没休息，困乏阵阵袭来，看见棉棵下的一小片阴凉，就想倒地就睡。阿姨将午饭挑到地里，她身体瘦弱，挑两只大铁桶摇摇晃晃。她小心地捡着空地走，生怕碰落任何一朵白棉花，真没见过如此珍爱棉花的人，就像珍爱自家的孩子一样。”

“是啊！河南本是粮食大省，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出身。他们爱土地，爱庄稼，如爱生命。”我说。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